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七十三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記六首

湖廣巡撫都察院記

古者天子使其大夫為監監于方伯之國今巡撫是也　高皇帝疆理天下分部而置三司歲遣御史按部中脩慶讓而已脫有不治則特命臺省大臣一人行假以便宜事畢反命其後三司柄事日削多扞格而無所受成于是諸重地建撫臣都御史遞出矣楚列郡什五二州附焉境內分王諸侯王開國相望

先帝湯沐在楚視都邑同兼以保界三苗比隣百粵江漢當四瀆之半九谿七澤囊括其中雲夢洞庭故爲盜藪要以鎭和鎭靜宜莫如楚難何以故地重故也都御史出鎭都會治武昌故居倍澤面山獨坐湫隘居者率憚改作迄于今相仍　上四年冬粵西張公自南贛至謀諸方伯監司連帥若守吏改卜鳳皇山之陽負郊壇抱陂水西出睥睨則大別捍江流而東東則泮宮又東則澤宮脩文之象也乃命有司拓地程物鳩工辨材命完庫出公帑五百金民間悉無所預予居西楚聞且興工人言張公未及下車不憚

徵發以從大役黏茅令得楚楚其皆信張公乎且惟
楚令無年非時矣予聞唐虞茅土而治夏后氏卑卑
承之乃若斯干閟宮周人不以其故貶美三閭憂楚
直將衒詡冒以啟君心至其脩辭凡在居室靡不潤
澤鄭侯以儉師後世未央之役將令無以加焉彼其
有質無心難與語此矣當世之蠹者二其一陵替其
一因循兩端相乘不勝其敝蓋自直道亡而忌諱衆
善仕者務姑息以市人心利害較然朝不及夕彼猶
逡巡卻步幸須臾無及於其身即有不支事倍工半
則它人任之矣將以省費適以滋費將以休民適以

罷民此因循之弊也抑或瀆名器創廉隅可畏非民赫赫何有久之波流弟靡莫爲之坊及其滔滔何所不至甚則履加于首城覆于隍此陵替之弊也在禮君子以禮坊民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當周之季其民若在倒懸白圭許行倡議以紓民之急孟子惡其倍禮直以戎貊迸之叔向譏齊唯禮可以定國有以也楚故秉禮之國周南之遺風在焉比年地利不饒農事不治無論齊民編戶即公家無所芬華儉可知矣昔在嘉靖季郢封郇緹騎金貂相屬于道部中百執事咸在率務貶損以明有尊衆庶幸

自託於　帝鄉睨之久矣即惠文玄武視若弁髦夫以纖儉之民因之以無方之俗很云從頌難與慮終往予三過夏門目攝開府列郡于此乎觀禮湫隘之謂何楚未息肩卒不遑暇張公故以直言顯則所謂骨鯁之臣負俗獨行非彊有力宜不及此予方有事郎署其費不能百金乃予心猶或兢兢此予不及張公明矣居數月則予自郎代張公既入武昌張公業已出境有司奏張公之畫不旬月而告成功于是直指使帥方伯監司連帥若郡大夫迓予以長至入則自故居除道西園梁陂而屬于應門門外可容旅士

千人車徒百乘方軌四出列栢周藩望其門軒如也廓如也足以布法入門而歷馳道登露臺廉遠堂高虛明奕塏堂下右陳朱轂左列鞬櫜升其堂翼如也隆如也森如也灑如也足以觀民堂後疏戶以居谿如也足以咨諏其後爲燕夏爲燕寢突如也耽如也足以退息最後爲樓居四望山川城郭奕奕如也泱泱如也言言如也足以省方而攷俗室東爲石闕室西爲陽春園草木叢生林林如也足以供宴游壯哉居乎孰任其勞孰享其佚不暫勞者不永逸其謂是與夫官舍不啻蘧廬不待智者辨此矣當張公決策

豈固欲長子孫邪媻則埽而更之且與來者更始親于其身首事辛以待所不知者何人推是心也爲而不宰有而不居皆是物也予茲得代無能率張公之舊以新吾民覩河洛而思禹功則俟後之君子其必脩禮以示民極使知嚮方若在岐豐矣文德以洽四國則是天授張公以重茀而又藉手于後之君子以重張公即予不類以贅疣居其閒不爲病矣方伯監司連帥若郡大夫請紀是言以告來者遂勒石臺門之東

黃鶴樓記

故劉中丞入楚楚父老請治黃鶴樓中丞曰嘻明
詔加惠元元始得及於休息楚病矣懿何敢議遊觀
父老曰不然古者省方觀民必有以也以明天時則
觀雲物以保地利則觀山川以察人和則觀謠俗執
政者慎諸此其孰能廢之故君子遊焉小人休焉君
子觀焉小人比焉父老望公久矣中丞曰嘻楚方不
歲寧詎輕用吾民顧今近屬不共詔從吏訊荆蠻負
固師老無功善從政者以時行父老姑待我明年遊
庚人當不道廢勿王有司吏故官其材可當大役頃
之乘木浮沅湘而下皆川衡上材長十仞有奇足任

主器津吏以告轉而致之工師又明年荆師獻捷父老更進曰楚故有京觀以表武功彼封豕餘以爲名無不祥大矣乃今野無暴骨一舉而俘叛人罷材官弛疆事功之上也請以樓易觀父老帥諸子弟請畢受功中丞曰嘻以　宗廟社稷之靈師出而獲戎首慤幸得免于庶稟疇敢自功是役也力詘衆羸毋勤父老於是方伯監司若分部相與計曰材物既具所不足者非百工與諸大夫任之悉發刑徒以佐將作工舉矣既得請計日而畢工徐大夫中行氏入郎以中丞之命來告楚有勿亟之役賴諸大夫國人賛之

成明公儼然在邦域之中請紀成事不佞拜大夫之
辱避席終辭中丞得代踰年不佞自郎來從諸大夫
立石宇下請從中丞平生之言譬則甘棠其人往矣
其言在耳不佞寧忍負之楚爲南國嗅屈首被文德
嗣是伯者代起厥有雄風文物聲名猶可槩見般游
則章華高唐蘭臺石室辭令則左史倚相觀射父屈
原宋玉唐勒景差學士至今誦之煌煌乎烈矣黄鵠
由黏者顯載在稗官考文則不典於先民程度則不
發於舊物顧千載而下唯此歸然獨存揆諸地宜其
得勢然也彼其該七澤亘三湘搤夏門當大別視碣

臣之表東海不然乎哉乃若扼吭江漢之間非師武
臣力不守登樓坐嘯率倜儻奇偉之士在焉將因廢
之必有興也由斯而論其世汚隆可得而言自熊繹
受封歷世滋大迄于問鼎其張可知齊侯執言服江
黃以賓楚即方城漢水誰能去兵其後封疆之臣守
在什二雖陳樽俎不廢戈矛此用武之區彼一時也
皇祖以六師下楚肜壯王墳之爰及　世宗楚居首
晉當世三公四輔遞登楚材文治脩明韡韡不用執
政若諸大夫若諸父老幸而及此時也不亦恬愉乎
哉樓制故庳不足以稱明德天意與之更始而藉手

於中丞徙木程材人力宜不及此先事之不墜非後事者之資乎顧不佽受成無能布德意以周境內乃今歲有水溢數有逋逃民有流亾士有失職於天爲儵時于地爲侵紀于人爲干和重爲諸父老之憂皆在不佽諸大夫幸而在事其無棄不佽而朝夕儆之力此三者以保有終無爲故中丞之辱是役也由前則諸大夫成之由後則諸大夫保之豈惟諸父老之休不佽幸矣

太和山記

我　國家尊大岳爲帝時帝玄君昔帝降于廡今治

故宮曰凈樂其東當始降之室治紫雲亭去州五十里入西南表峽口曰玄岳環中山四合溪流出入無端負坎抱離可當吉土　文皇帝跡異人所在爲之築遇眞宮與人遺杖笠悉留中命尚方鑄金象之歸守者入儒關爲元和觀西入馳道其南爲玉虛宮山水脩廣倍遇眞舊爲武當縣南山如負扆信非玄武不足以當之宮制視漢未央即祈年勿論已其西池亭洞闥亦異人所棲西上望儒樓儵然若將有遇也馳道西爲儒桃觀通入儒臺又西爲華陽亭跨石橋臨夫容沼西出則田廬雞犬亦爲一區去玉虛躡西

南進次迴龍觀大玄觀入紅門通房陵道道傍有太上巖巖中鑱石象太清其左二龍蜿蜒巖石下又南則八僊觀中堪輿右入七里溝脩木千章如宊夏緑岡爲開山故道遺巨石在焉賓太上爲羅公巖高出絶壁往年屋之居羅太史凡七楹舉目望西南諸峯盡在目眦反紅門入官道進次太子坡陂陁中分扼其阨爲復眞觀周垣跨道逶迤高下因之出垣下行乘天津橋濟九渡澗澗道幽絶其陽則淵默亭沿澗東入玉虛巖石嶂夾流若千里嶂若步障雜樹繪之深入石磴浸高若自明河趨閣道磴窮則棧棧窮則

巖上視有龍虎文其右雷文故中奉帝居右奉雷
部西南望則天柱當峽中循故道還由淵默西南上
除道曲折望行者如登閬風紫霄宮附展旗峯石嶂
崇廣皆數十百丈三公五老前侍亦一隩區宮制高
倍玉虛脩當其半奉祠者無慮數千指其廬率高下
居宮前爲禹跡池築小亭出池上池右福地其陽爲
賜劍臺其陰則萬松亭出木末太子巖出宮後亦有
亭由禹跡右旋古道甚治乃今多徑者廢勿行古道
西上當南巖之南含南巖西歷黑虎巖泉石相望于
道昔有巢居者遺搆猶存進大杉木林分二道其右

下行涉澗遵宿莽容單車峽中轉入西南出峽爲清
風埡蓋故韓糧道也左上行躡萬丈峯下登朝天宮
其東由鳥道出三公巖則上巖也路險絕不容足學
僊者劉媼居之其下亦爲三公巖相距三舍巖南鄉
奧塏可居然必取道玉虛巖多歷險阻始得至朝天
西上拾級八百五十有五當天門三天門皆貫石峽
中有巨靈斧跡初入門降數等稍平衍係三公峯爲
文昌祠過祠則梯星橋橋下澗水如神瀵緣絙出天
梯上梯如竿揭雲端距躍五百達重門足力竭矣倚
試劍石箕坐更百步達三天門出此折旋而升坦行

數百步歷階南下又折而東上為太和宮宮面南香爐蠟燭三峯當席宮前則先朝神室徙置于茲由南天門入紫金城丹梯九轉出天柱峯絕頂範金為黃屋承以瑤臺帝位中央羣神列侍精美奪目儼若化人之居即今之國工宜不及此正位東鄉高出七十二峯如羣弟子侍先師莫不齋立近則金童玉女峯二當膝承之左三公右九卿帶七星揖五老儼人隱士順風而翔白雲出沒衆壑間如觀陸海諸峯或如碣石或如蓬萊鉅如斷鰲幻如結蜃細如漚鳥脩如北溟之鯤雜出如珊瑚枝浮如萍實纍纍乎如鞭驅

石汜乎如漢使者之乘槎遠而望之方城一耜漢水一瓻捲楚蜀略周秦即嵩華衡霍匡廬峨嵋悉碎易無何有之鄉矣乘磴西下爲淸微宮儼居深谷中其制不廣然以幽勝妙華巖著焉南巖當太和之陽宮北面據五龍之奧宮右石延覆於道其上有巨人跡若倒懸宮後即南巖脩數十丈高數丈巖下峭壁數十丈東西脩數百丈如高墉巖中列祠事三亭一即神山多倬說此爲擅場其下有禮斗臺徑絕罕至西出如乘墉右上躡飛昇臺其旁露臺臺當志心石臺端有虵徑通一室當其杪以居宮東北欻火巖亭附

巖畔距展旗峯近下視紫霄展旗北爲尹喜巖今居比丘脩不二法由南巖宮下爲滴水巖僊侶巖度竹笆橋入青羊澗青羊巖當澗之曲虛無廬渡青羊橋躋五龍千步而峻門垣九曲始達應門宮制九重前列陛八十有一後七十有二至高矣左高殿奉玉像五相傳掘土得之其制不異肅工好事者神之耳宮前有五井天地池日月池宮後當五龍峯其上有五龍池則其窟宅也凌虛巖去宮五百步一黃冠居之每飯必有餘以待衆狙衆狙皆喜否則破釜甑去莫之誰何巖前則希夷誦經臺今尚盛臺出臨澗當其

上爲亭去宮五十步爲自然菴故有鍊丹池今始復出五龍渡磨鍼澗過隱僊巖巖虛明視北道諸巖爲勝次繫馬峯爲仁威觀繚垣方廣數十丈石渠衡之就中爲石梁當門以度出茅阜峯下爲五龍行宮地始平脩廣楚楚過此則玉虛道也譬之宮室過道爲垣屋玉虛爲延淨樂爲沛宮紫霄爲廣內太和則帝坐也南巖五龍清微之屬皆爲離宮朝天爲掖門元和爲象魏迴龍復眞仁威行宮皆行在耳語規制則首玉虛次淨樂語形勝則首南巖次紫霄次五龍並若羣山萬壑泉石巖阿各擅一奇更僕不可悉數大

都天閟靈秀以待明時帝力神功于斯為備且也稽
古定制不籍有司遞遣中貴人漋大夫掌其禁令以
故草木茂鳥獸馴其斯為地道之章游觀者之至樂
也人言山嬴水詘猶若有憾焉夫右灩澦左滄浪江
漢交流振以鄂渚二別則玄武之象外戶在焉日觀
孤高下臨湯谷古者海岳為匹亦通山澤之義與彼
規規而闚一隅是以趾臣目者也

太和山記二

余三仕楚太和並載方祀中戊午冬余以二千石至
從所部脩祀典三宿太和天雞鳴輒登絕嶺觀日出

下視無際熠若燭龍之躍九淵頃之天門開始辨色山積雪如羣玉觀益奇乘輿過妙華巖就辟穀者與語獨歸齋室從者莫知所之比下南巖循步欄望天柱皚皚乎五城萬雉夫非白玉京邪俯闞五龍氷雪塞路不果往過紫霄履雪出禹跡亭上若從蒙莊子游徧歷福地亭臺奄忽昏暮月幾望對展旗峯如雲毋屏歸臥神樓屏明燭戶牖生白視懸窩若氷壺螢起登太子巖過巖棲者相揖出亭下下紫霄行者肩摩入山如市一徑東涉澗徑玉虛巖澗道陰陰人跡幾絕避喧而見獨不亦僊僊乎哉暮抵望僊樓月滿

晚明視紫霄較甚且日歸矣譬之染指曾未屬厭辛
酉將入閩乃再至臺中載父乙爵襄王孫遣歌者從
余先入玉虛巖雨大至巖中望雨如機絲百丈引澗
中澗水盈從者後至皆没馬腹止巖下宿從黃冠飯
黃粱明日次天門余下車納屨以往車人曰無畏請
以肩輿登於是駕壯夫二人百步遞更代若摶羊角
而上薄太和將事及期雨不絕從祠官造帝所即擁
蓋猶需衣至則天劃然開雲如席卷明霞奉白日出
當黃庭禮成雨復集人人以爲神應雖余亦不知其
繇旦日周游載酒復登絕頂當軒奠父乙爵稽首颺

言道見幸得服事名山亦越三祀今且辭去請飲餞以行乃長跽舉爵者三徧禮羣神爵各一其右有奉劍者余挺劍出之祝曰冠數入閭願借太阿以張國討振衣而下天將當關余舉爵進曰公以赤心奉至尊不佞庶幾可質引滿立飲釂如初下摘星橋欸流水歌者進爵為天風之歌頃之天籟皆鳴若相倡和余以為鈞天之樂戒勿歌由南巖趨五龍所至皆信宿道中樂靑羊澗別業樂誦經臺行次玉虛月望矣發櫂命酒以次觴列僊至洞賓觴者二公好飲則眞吾師質明發滄浪從此出境後十年至余將出鄖關

望夏門柳侍中請行期先期往乃燂湯治浴室逆余宿沐浴堂明日由間道入羅公巖道中饒木石苑積不治假令刊木疏石宜多奇始至望天柱諸峯猶宿雲際無何浮雲立盡如出青夫容既而明滅縱橫如羽衣如縞帶已復盡冉冉如跕鳶余宿羅公房六月衣袷明日盡東略乃出復眞過玉虛巖不果宿尋登福地有褋樹樹掛劍松下拔劍斫之五夜雨師清路壓旦日杲杲侍中命工除間道余乘小車登太和日方中祺下五色雲見祠官以告侍中亦自南巖望見之既禮玄君退就南榮嗒焉隱几居有頃起而周視

舊游諸峯變幻多神奇即二至未可僂指曳杖出香
爐峯側命黃冠據其上作步虛聲間以洞簫奏雲門
曲興盡乃反質明就道憚乘危杖至摘星橋指橋東
遺址是當閶闔扈三公宜祠事文昌以應天象次萬
丈峯下刻石爲銘過南巖侍中語雲物狀余問諸有
道者具在山中開士周泰亨居玉虛西偏舒復初石
教會居柳林佛子圓性居尹喜巖獨顏希子出就鄢
郢周故宦者事靖江王性通明善悟入與柴山人相
師友並稱法眼云舒善長生之術深入無生具大辨
才其先爲柴山人弟子石故秦將西域法王子崇事

之圓性祝髮京師具法相目攝諸徒屬卷舌不談談則纚纚不休適其意所欲出余先以使往畢為之期余留南巖石子先至余執龔聞與語石灑然公豈宰官身邪不揭不厲而登彼岸其未也坐待明月琴師就巖中奏琴旦日問尹喜巖過佛子巖東北向門外多美箭為藩巖中列兩楹虛其中奉佛佛子肅客入坐客當中霤既而謝從游引客入臥內摩客腹私語佛邪佛邪由往刼以來乃復相見抱膝就客疊疊多所開陳已而謂客喜游請先客乃授客杖先從竹徑出㵎濱磐石據㵎交流偍其下樹水草傍一巨石出

臨岸斷木作曲闌當之咫尺若在濠梁其幽致可入
繪事巖上草木益茂柴荊爲周廬者二中有蓮池池
水四時不涸池上一室蓬戶室中置繩床戶外並列
招提懸彩旛作祓度法池外一池差小自爲一垣垣
中花木成畦多芳草其後由雜門入中爲草亭方廣
當身設坐具亭前分列入石宜坐門徒客矣曰公所
居足稱精舍公安事此其游戲三昧者耶佛子目營
此故豺狼居耳吾日事樹藝遂成園林客勉矣出就
谷口客廻車旦日期周子五龍宮周後至中道過暑
雨畢易衣屨始相見西齋周告勞余不欲煩以口舌

乃出日月池上過誦經臺摩雉遞鳴山梁不避人語侍中請臺端行酒列炬乃歸旦日次行宮石子將舒子至舒即次以機投余石數目余機不入石笑曰公將以聞見取乃今不涉聞見惡乎取之故不入也語未卒相與過玉虛列坐月明中將印實義會侍中倦而思寐罷勿談明日登望僊樓語其概乃余猶多扞格然亦有味乎其言是夜月始盈遂還行部計期則十年周矣余適有天幸十年三游始與賁游者俱局趣不自得再至則余爲政然亦不失爲俠少游乃今吊詭得朋視昔游爲猶賢矣要以游方之外時而汗

漫將而逍遥其斯爲采真之游余未能也

試院記

今天子改元萬曆歲當賓興京兆尹首獻士太常如令甲事竣監察御史吳從憲周詠上言國家脩文治餘二百年制度悉備諸省各治貢院造以壯麗相高其在京師四方于此乎瞻表重以三載校天下文武士制有常頃臣等從事試院中顧獨湫隘不治往閱諸司數以爲請部議主勿更乃今無論廉近堂卑夷於部屋即簾以內分試幾局一室當戸而炊簾外東西分區板屋不蔽風雨諸士子往往嚴夜燭或病

濡裳內外垣故卑宵人易屬耳爲幻院外委巷僅左
右達多士蟻附于門行者枳不前輒蹂躪什七八迄
今不治其何以稱首善而隆上都乞命將作新之此
一勞永佚之計也會獻歲士與計偕且至期月不遑
既而工科都給事中吴文佳左給事中朱南雍遞以
爲言　上下工部議於是尚書朱衡帥諸司躬視諸
不便狀誠如臺省言咸與維新宜在今日更之便
上從之於是計工費三萬緡什六出大司空什四出
京兆尹計人徒三萬指則大司馬發入衛良家子各
以期日受工乃括民居八百二十三區給少府錢七

千一百餘緡皆過當得地方八十丈深不及廣者四弓於是請　命靈臺諏日興工得夏四月旬有一日吉乃定部署首建內外堂堂各增兩楹皆七楹視昔廣三之一深亦如之分試比廬與庖莫不爽塏周闌更闢夾道內外斬然各所與垣門悉置廳事明遠樓高倍昔四隅各增一樓故士子舍以塼埴易之無患風雨院外闢地可方九軌都涂四達無留行旣成屬諸郎爲植無何尚書衡得謝　上命郭朝賓代衡申飭諸郎壹如成議越十月工告成於是輪奐堂皇岑樓突夏高明閎廠翼翼如軒如鉅不呈材細無遺力

庶幾乎象營室儷文昌人文之觀美具矣司空謂不
佞紀成事則以不佞習典文武試宜知言竊惟三代
之英率由耕稼版築漁獵起一旦遇合人主輒授之
秉而將相之固未嘗中之紹介謀之羣臣一何廣也
周禮澤宮以射論士而慶讓及諸侯法駸駸數矣挈
其所得士安敢望疇昔若而人此其徵應之符廣狹
較著　高皇帝重經術慨慨乎設天綱以該萬方于
時不煩有司眞材畢進不可謂不廣矣其後槩槩于
進間以奇袤於是有司之令煩不啻數倍甚則所求
非所獲所獲非所求察春冊而得鰕鮔畧有何賴顧

令解額日廣豈不濟濟足多論定而官諸賢者勿論已抑或斗筲從政不忮則求訑訑詑詑黨同伐異概諸直道寧詎有貿而無心不廣甚矣　上與羣臣更始首下　明詔詔之廓然務正人心共期于蕩蕩平平之治窮則變敝則新此一時也夫廣則士重不廣則士輕輕則日偷士重則否即今不容屈法以阿曲士將不爲良士地乎起敝維風則在此不在彼矣上方躬節儉務休息顧茲改作無難殆將濯習見而作新之凡以虔其始也古之君子過門必式過廟必趨一舉足而心存矣士居常以廣居爲口實作新之

謂何異日由此發身所不概於心者非夫也雖然象教則能者從身教則觀者化螟蛉之化也以視鷇鳴之化也以視蚑蝝且然故善化者宜莫如人心顧躬化何如耳意誠心正其㕒可知此身教事也云爾第身以人事君之義豈以　君上之心爲心千里之外且應之於及門何有聞諸先聖取人以身不佞有味乎其言敬告後之在事者

何文簡公祠堂記

嘉靖甲申張文忠以議禮進時何文簡都少宰上書力折者三既文忠條列十三事以聞文簡夜草疏歷

格其議旦日入奏帥羣臣伏　闕號泣待命　上怒
下羣臣吏文簡奪歲俸量移南京工部左侍郎戊子
明倫大典成卒坐首事免文簡丙申五月朔文簡以
正考終伯子仲方舉孝廉仲子仲平入太學則爲主
貌文簡猶以田間冠服祠于家二子淪亾文簡不祀
宗人立繼子叔震代之烝嘗門祚中衰祠事廢矣丁
卯　穆考即位首錄　世祖直臣有司舉故吏部左
侍郎何孟春事聞乃得復官　賜諡如詔令辛未不
佞撫楚知公產楚之郴州計且行縣式公之閭無何
遷去再代而汝陽趙公至是爲公門人趙公以問俗

及郴拜公祠下則繼子叔震方坐逋負祠且為墟趙
公憮然太息曰嗟乎　先朝骨鯁之臣我公其選也
始操直道　明主不膺卒以家食終身世嗣不振陋
矣陋矣迄今祠事不治謂有土者何乃檄郴州發帑
庫新其祠俾守吏胡漢始入郴訖其役守易公主為
冕衣裳請歲編守者一人供灑掃報曰可且走一介
行李將趙公命謁不佞記之竊惟旦望相燮伐而造
周夷齊抗直言而餓死是各一道也顧夷齊不以旦
望貶節旦望不以夷齊貶賢規負矩方其至一也仲
尼有言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也

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故因心以致孝則莫大乎尊親文忠是已盡義以納忠務引其君於當道文簡是已言出而遜於君心其入則易言出而逆于君志其入則難易入者非將順則揣摩難入者非犯顏則逆耳故易入者不必徼福要之與福爲徒者也難入者不必速禍要之與禍爲徒者也斯時也文簡職不過少宰官不過侍郎語官守則有三卞六卿語言責則有臺諫藉令毋將順毋揣摩毋徼福於文簡無失矣寧詎必其爲犯顏爲逆耳皇皇然速禍爲哉大臣以道事君文簡近之矣論者謂文忠雖賢

不發於旦望乃若文簡直亮之節視夷齊若在鴈行
知言矣我　國家親賢養士莫盛於　孝宗一時鯁
直之臣悉皆弘治所樹者也　世祖高拱久矣諸言
者駸駸以默取容或以士氣凌夷自文必用事始爰
及末載執政愈益馮陵薄者放流甚者肆市盍竊三
尺以箝人口則又伯者之罪人天定亦能勝人至于
穆考而文簡始顯上之成　世祖之孝下之勸人臣
之忠好事者猶或以爲不然是昭違而塞德也　今
上踐阼首下明詔以正人心直將求國是於正言必
得諤諤如文簡者斯可矣粤自三閭以忠猶楚故楚

多直臣汝陽方爲楚監承　上德意而布之境内顧惟祠事文簡爲汲汲盖欲張楚以風四方且也祠仍其舊則不煩像從其新則不悖用出其籍則不費與事責之有司於民間無所預則不勞無慮彰往勸來行一物而四美具矣是舉也豈徒及門受命云乎哉文簡忠孝大節具在國史若鄉評不具載

太函集卷之七十三終

太函集卷之七十四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記八首

寶應縣學田記

國初縣諸生額二十一切廩縣中彼業巳治博士家言非代耕無以糊其口食而後教斯教之所由興與其後增附弟子員無慮什倍以上然皆不及廩傜復其身大都士斌斌日益加而廩有制不可越故造士務廣遴　祖務共兩者皆是也縣中歲獻士壹以廩先後爲差比及三歲賓興無論廩能者進矣　今天

子申飭功令廣厲學官則以廩者不必皆良程督日至乃令莫不廩廩務先事以當　上心夫廩者不必皆良固也即良矣其餘不必皆無良不必皆良則食浮於人不必皆無良則人浮於食將欲稱物平施其無遺慮乎哉夫羣之學校則同而廩不廩異廩不廩則異而復其身則同故士既籍而復其身政以相援廩者之不逮耳復其身而家給之猶之食於人者也其間肥磽異地豐凶異歲勤惰異農耤第令無年即廩者猶將不給勿問其餘矣古之王者家中國而子兆民凡在夫家猶然務恤其囏阨士則子之雋也胡

爲獨後於細民然則爲之授田以待凶眞良有司壽
比歲淮河水溢轉徙而東襄及廣陵寶應爲甚歲歉
租發粟曾無及于嗸嗸　上即位初縣大夫始入境
日孳孳問疾苦晝便宜輯流亡足里戶程物力繕隄
防明年罷民洋洋焉有起色顧諸士之涸猶鮒也安
得升斗而活之會經牧地近郊故無水患召民開墾
歲稅百緡請以是爲諸士資直小而未徧耳四顧境
內皆水不啻望洋獨八淺田一區若栝浮水上按籍
得罰金百二十請市之歲徵三百斛有奇儲學舍於
是諸貧士來告食授粒艱授膏婚授奩喪當大事者授

貝履畝有籍徵租有程歲出有經歲入有會士享實
惠且速視廩者復者爲猶賢余出淮南所部亟稱縣
大夫治行第一至則諸士郊勞因得學田事益詳其
言曰邑人不天艱食久矣諸生閔焉望歲歲益大侵
即匏繫學宮廩猶亾廩也復猶亾復也又焉得食縱
有司不忩濡沫安敢儌惠西江之水邪不自意得李
令君授常稔之田以䞓不贍自今以往將饗其賜於
無窮請勒石記之庶後事者可師也余方奉　詔歸
省亟謝不遑顧諸士之德縣大夫則以饗其利矣余
聞縣大夫長者其政緩催科而急撫字終不以殿最

渝其初彼直以稍食詘而均之彼直以子之雋而丞
保之非樹德以也夫既廩稱事羣工且然　高皇帝
之廩諸生良以食有功耳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
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此其功足食也後世汲流弟
靡旅以素餐卒之所養或非所須焉避科察實應爲
淮海下邑故以符瑞得名乃今所實非賢乎宜必有
應者近若朱氏後先照乘蔚爲國華顧塗趣而功不
終惜也瘠土之民勞而義赤地之穫勤而登假令侵
於物而穫於人隋侯和氏出矣爾諸士抱不素餐之
義其在斯乎夫惟士爲有恒心不則凡民等耳諸士

非有待而興者願毋忘縣大夫縣大夫聞而避席曰
涑之爲是舉也則官守在苟可以爲諸士地惡乎不
用吾情司馬公先得我心請以是誓諸士縣大夫舉

隆慶五年進士鄞都人

耆園徵會記

今少王訪落而興太平卿大夫濟濟在事諸耆舊被
推轂者猶得釋疆埸而弛負擔四年春不佞在告中
丞君方伯家食監司居廬會司徒京兆過里門刺史
謝漢陽後至乃就河西爲高會盡鄉曲驩既司徒京
兆之兩都吾黨胥後會歲日南至中丞始耆時方有

尋堯裒爲園璋溪之上不佞見客命曰耆園中丞先期誓閤人毋內賀者其言曰太夫人在是歲爲大耋之期余業已受戒太夫人不稱賀余今猶在子舍寧詎敢以羞賀客勤太夫人閤人惟命不佞既聞是言也則面謁中丞河西既盟惟是二三兄弟胥命璋溪之上耆園訖事且於是乎落之中丞覽揆之辰與行會即不得請過旬且閉關無亦廢齊盟曠歲事異日者聞之司徒京兆其將謂二三兄弟何抑吾黨有成言毋視他客於是遺書方伯監司刺史會如期方伯宣言曰珍聞之古之會者必有言諸君子於此言矣

監司曰諾大賓學詩者也請稱詩陳之衡門隱者之所爲作也周道非矣安能作有虞氏而賡喜起哉隱者去健羡就棲遲彼一時也　今上诜聰明目惟遺佚爲眈眈頊當卿士言行且授中丞事矣乃今五畝後于衡門璋溪可以當泌資適逢世罔非其時元老壯猷方叔所以佐中興也中丞六十之年始至旅力方剛其由此而謀國家爛焉與顯允爭烈無用者園矣刺史曰金學易在賁之家人外止而内文明丘園之賁也要以終吉曾何病於戔戔明而動則豐宜照天下其用殊矣故動則天下止則丘園其變不居惟

其時也耆園何病邪不佞辛以禮起家何知禮意竊
聞孔子問禮於老氏竊有異乎其言聖人無譽于人
顧獨歸之龍德其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孔
子奚取焉夫禮承天道而治人情老氏言治人事天
莫若嗇孔子以儉爲禮之本禮失而求之野人嗇也
至治之極隣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
其服安其居樂其俗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此老氏之
所以治民事天黃虞以來率用此矣降及中古曾不
聞以嗇名蓋後進君子始名之則周之季也不佞從
中丞監司刺史同及孫文恪公之門公矞中丞相人

者江生適公所江生譽中丞不容口公頷之月日吾固知方叔子羞蔡澤不爲吾將卜其年耳江生曰叔子神内王由不輕用故不彰吾惡得而相之也之人也可五六十可六七十可耄可耋可期頤年何可卜也公愕然曰方五六十之去期頤遠矣有說乎對曰夫人之用神猶委吏之緩廩也粟支十歲顧所用之用之舒則十歲而有餘用之數則旬月而不足故用以坻京可盡圭撮累以圭撮可觭坻京以神用者亦猶是也公笑曰鄭咸將逃壺子且期頤矣往不佞數稱方仲子于方伯是釋癸可當中權方伯曰固然

君夫窮季方耳仲子善用才故才者叔子不輕用故
才全叔殆難爲兄矣司徒京兆居藩日嘗與中丞同
官則相告曰吾觀中丞而益知吾之佻也中丞口不
失片言足不失跬步飲不卜夜食不品嘗即飲食言
動皆有常無論詎者其不佻如此始中丞在外傅好
讀古書即治博士家言喁喁道古及對公車令名動
京師時方以作者屬中丞中丞優爲之矣中年乃屛
文事置勿談且曰此壯夫不爲吾甚屛安事此夫人
各有好至好則無以尚之中丞嫺於文辭好之至也
雖有至好終不以其故而敝精神他可知已然則善

用當者宜莫如中丞是即深根固蒂之道也譬之於月以神用者魂也以形用者魄也中丞之少也其朏乎中年則弦矣由今以往則望矣此不輕用之效文恪公早見之江生之言驗矣非惟養生爲然也中丞始出居州夫人莫程其力無所用力也既歷藩臬夫人莫程其功無所用功也填撫海隅夫人莫程其度無所用度也大盈若冲其用不窮中丞得之矣當世民用日侈往往窮藪澤以備遊觀中丞爲園直臨川一亭環堵一室耳時而玩易時而誦詩若將終身以忘世此之爲不用之用固將藏其用以待時此之爲

有國之毋也是道也黄帝先之矣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以長生夫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其道一也老氏得之黄帝故孔子師之中丞知其所由來矣於是相與班荆酒至起爲壽

孝友餘慶堂記

余自謁告居邑得二丞長先後甫及三年遞以今遷去金故楚産余從家食得其人比喻少府入疆余業已目儞之矣即吾邑宜丞甚何翩翩得此兩君居頃之所部率推轂少府一考檄至乃得整江三老謂余

司馬雅謂吾邑宜少府耳第能得少府于邑宜未得
少府于家要以家世不倍於人倫則祖禰之世澤厚
矣祖以稱詩自負而處士禰孳孳務明經祖嚮禰言
孺子何慕擅為也古稱孝友為政無寧逐逐以希儻
來孺子已矣處士唯唯尋釋業而務承驩居常視食
上下問衣燠寒有疾則衣帶必在躬湯藥必在御處
士雖謝佔俾其躬行無讓齊魯諸儒于是縣博士旅
舉鄉射賓之處士謝不往 穆考即位少府奉 詔
起澤官人言龐公遺之以安無若處士遺之以孝友
縣大夫署其堂曰孝友餘慶蓋亦以當表閭云夫列

邑貢士於廷卒中歲以爲次間一舉　詔則舉擅塲丞雖由此起家於邑爲貳其以令遷者什百而一則舉擅塲少府皆若承蜩而掇之此非朝夕之故矣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行易閼水之積也不厚則其流易膠腹望于驅風有餘怒腹堅于澤冰有餘寒不于其身于其子孫善有餘慶言重積也少府其席此哉余然其言蓋不忘其本者矣在禮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乃若處士脩之於家者夫非善養也與哉父命之儒童習而白紛辱也父命之仕波流而乾没辱也　先帝首下明詔羅異材　主上方破拘攣振

淹滯耽耽而欲得士無寧以一塗矣之少府以彼其資會逢其適命之儒則儒術振命之吏則吏治興蓋庶幾弗辱矣比年　詔求異等皆得與公車之士並徵由此而譽命逮親令問顯世駸駸乎尊矣培之而弗辱拓之而益尊要惟善養以為基處士之所築也漢治最為近古其教率以孝弟力田治蜀莫良于文翁而壹禀于躬化夫以邑則埶江為儉以政則令為尊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堯舜胥此道耳少府習家慶以往茅與境內共之即未及下車所不胥慶者非夫也乃今奉檄而過里門省封樹歷戶庭而覲宗祏寧

無怵惕之心乎僾然如將見之祖禰且欣欣有喜色矣賔客之在是堂也宜必有張仲者其人幸爲我謝曰夫夫之慶未艾也

季園記

嘉靖中吳季子以中書直廣內時尚方盛興作備遊觀中書出入禁中無訶詰凡諸宮室苑囿臺沼山陵靡不歷睹之矣　太上端拱深居羣臣悉罷朝請中書君退而休沐雅游諸勳貴閒凡諸宮室苑囿臺沼山陵靡不歷睹之矣中書君故構李從父兄客廣陵是皆鉅麗之都豪俠窟也凡諸宮室苑囿臺沼山陵

靡不歷睹之矣及其謝光祿歸商山商山席故饒傾
海陽居室大治會當更始諸兄則以部署屬中書君
于是相土宜操軌物做將作授工師自門庭以及堂
皇莫不爽塏諸郡中巨室即完美無加焉既而割地
舍旁徧奉諸兄治別業地且盡中書君無所分措舍
後山歎曰天其以此佚我乎吾老此山足矣山方里
而美故屬諸宗其先或購之卒難混一諸宗得中書
君甚至是悉歸中書君山之陽壁立數十仞皆石也
蓋居中而南面故名石壁山舍後阻商溪既濟則山
之麓也緣麓而臚列者九其中爲石壁山堂主人舉

丈夫子九人人授其一此其外舍也東爲衆香閣則
仲氏以奉瞿曇澗道由遮源而入商溪出山堂後渡
澗則樹屏而左右戶當山堂爲九苞堂堂閎以深其
背乃面石壁水纍纍出石罅故曰珠泉堂上爲翔覽
樓交疏四望翼如也暈如也主人故以鳯德稱其名
則余竊取之矣樓當絶壁冠山爲淸嘯亭遠眺黃白
諸山出晴雲若靑蓮可擥也九苞之右石楠生焉就
隙地爲鶴林就澗之西爲浴鶴澗由石楠而上爲居
業軒軒後多長松爲松門以出西北則松蘿亭也九
苞之左爲東雝乘石磴陟古堂是曰懐橘先贈君嘗

樹千橘因志不忘下東磴見垣一方北面而屋曰蓮宇池上有巖可避風雨池中樹夫容虛右个以待禪棲曰壁觀室外古藤盤巖石匕偃蹇若虬龍由蓮宇而東則石梁當谿澗之會又東則臨流而爲樓者一曰宜雨載流而爲閣者一曰涵虛此東畧也徑由蓮宇而上夾道皆長松徑折旋而夷屐剡剡起松下當産芝之草若干本爲臺曰芝臺又上爲撫松堂視懷橘差小磴窮得地平曠多灌木陰當陽爲露葵齋亦以飯開士露葵西上則清嘯矣由清嘯而北爲禮辰臺臺下爲醉仙巖巖則巖居也巖居不垣而屋以巖當

之由巖居而徑北西則就衍爲承恩祠主人祠亭先
贈君蔬果薪樵於山取給就巖阿爲鹿苑其西北爲
游鹿原中阿爲谷林堂席美蔭不受暑就谷口爲松
閣就鹿原爲鹿門此西北路也由露葵而東折爲振
衣岡循岡而臨泉羣松蒼然若積翠得平皋百步則
控岡皋爲亭憑高臨深其制最爲中度余病故名之
不稱也諸子請更之余謂主人業已及耆諸子殆將
爲主人壽爲主人壽宜莫如此亭天保之祝其稱如
者九焉亭悉有之矣九子之爲壽也其以是與遂更
名曰有如亭諸子敬諾夫吳會以名園蓋當世則山

詘而水羸新都保界羣山水詘矣其不詘者皆人力也卒莫能勝天是園都山水之間殆天勝矣工既訖主人署曰貢園余斬之曰何哉安得此博士語也世之闚觀者衆矣寧詎能見大而折衷之故敦茅土則已疏窮雕幾則已細擬尚方則已汰徇枯槁則已伎要非制之善也延陵季子夫非有異之達禮樂者哉主人系出延陵其於諸兄則季也乃今不疏不細不汰不伎於禮樂爲近主人方以是爲菟裘矣季年怡于斯遂更名曰季園且爲之記

酒星亭記

陳丈人恂恂居新都顧深自負既醉輒仰天問曰斗牛之域獨當文明其人斌斌宜必有應列星者若有守者宜何星也其後丈人力脩古不干有司即藜藿不厭津津然有味乎墳典都人士則以丈人抱處士之義宜應少微　今上初壽星見南紀天官氏以爲萬壽徵也其在草莽黃髮當之丈人方秉高尚享高年宜應南極縣大夫鄉射東序壹以賓禮禮丈人丈人登大耋而象太丘都人士特睹其一隅耳昔太丘非直譽鄉曲也且二子良乃令伯子籥克丈人家仲子筌後瑞州駸駸由孝廉起後先相望則其氏同譽

同子姓同皆德星也曾丈人考仲子之宦縣大夫特書棹楔命曰德星丈人避席曰嘻乎士不得志而山林士之必至者也吾道窮而秕糠為寧詎習智隱而為名高乎且吾由少賤故歷年多家故貧故諸子不失逢掖有守且不敢辱鄙人士其將謂縣大夫何獨生平崇叔夜嗣宗伯倫為人而嚮淵明太白尤甚比日卒業輒自引滿而醉二三醉則登城周游躊躇四顧游覽倦偃偃乎歸左正則左丘明太史在前陳思為客息則屏賓旅臥游諸名山大川顧今季年豪舉不逮盛壯諸子舍供具當暑則日飲三升自涼及暄月

益者三之一足吾事矣吾其爲酒星乎仲子則以丈人春秋高終不以其故厭飲即市居湫隘如之何不杖而游乃卜地城南爲亭文溪之上居於是飲於是庶幾無已大勞丈人曰嘻善乎孺子之息我游我也海陽猶陸海耳其南則員嶠方壺吾亭東望城陽五十里而近雲冉冉起吾方從負薪沽酒者游北望黃山吾從列仙而餐沆瀣西望白嶽瞠乎見雲中君于壽宮南隱玉几可當攜梧神遊華胥氏之國吾樂矣吾樂矣卜既吉將誓工師天游子過之恍然若將自失仲子請曰筌幸得事夫子而夫子雅善家丈人筌

藉寵靈不自意獲布一席之地僅容膝下夫子怳然若將自失何居天游子曰吾故高陽酒徒佐公孫朝而傲子產久之不恤酒過身與名俱病焉吾大父司馬公行年八十以上旬日而盡八斗終未嘗以酒名家司馬少丈人者七年月飲足當丈人而減大父之半每吾兄弟侍夕輒益一升酒盡猶程督闔人陶然就寢倘有天幸其嬰鎟與丈人鈞旋思故吾卒歸於亂尚安事酒且家司馬語吾兄弟願得一隩區以奉餘年吾方求之亡何有之鄉芒乎未之得也吾與子通家三世矣其世類無有差池顧子未得志而能恍

親吾得之而不可爲恍吾將甚慙於子惡在其不自失哉丈人聞之曰噫長公過矣當長公之少也猶吾之少也少故不羈司馬公旣老而彊猶吾之老也老故不亂奚不吾若也往吾就仲舍仲抱几進曰几出良工願大人馮之鶴者萬吾笑曰孺子志疇昔矣昔居陋巷家徒四壁立無几筵會歲除父子環𢿝庋而飲皆盡驩乃今苟可以驩何取授几故作不若止有名不若無名又奚不吾若也仲子呫呫喜曰昔之夜有星當衡而殷南斗其光燭天家丈人謂質明宜有異人來第援北斗酌酒漿枓與沈飲亭上其人則夫

子也願徼惠下執事其何以照臨吾亭於是天游子爲之記

洊居記

陳仲子師事天游子道既通其家故貧環堵不蔽風雨仲子進則偊偊退則千千高視海陽廓然無以自託騤然笑曰海鳥有鵬其翼蔽天日之半徙之渤澥僅足以當一漚夫以筌之百體不脩於鵬而東南之嗅斗牛之墟不儉於海與其受一壓而爲此拘拘也吾寧縱一葦以自如乃鳩匠石召虞衡尋斧斤登竹箭不終日而畢役洊汶陽而屋之不蔀不垣不奥不

作戶牖具在不出跬步而窮八荒仲子居之視州里猶之乎蟻垤耳天游子方受節司馬過淵居而問曰異哉胡爲乎浮游胡爲乎中流爾廬爾居爾居爾廬不築而淵雖利涉其焉如仲子避席對曰邑中七仞相望比比高門一室千金曾不能五步使吾跧局居此其將如此七尺何茲吾爲此淵居也直將以天地爲堂皇日月爲戶牖北極爲幷幹列星爲榱題五岳爲楹四瀆爲霤故雖東南之傾斗牛之墟譬則渾化眇乎小矣吾惟其廣不容藉安問趾哉吾將命馮夷司楫河伯司維漁父作歌湘靈鼓瑟乘流而下探投

轄問披裘折扶桑歷員嶠游倦而歸也嗒然隱几遠然繙書泱泱乎浩浩乎視航猶梯視川猶陸視今猶古視人猶天夫子故嘗以天游自名皆是物也小子不敏柰何樊澤雉而畜之天游子曰昔之善居室者不越乎輪奐苞茂以爲言善矣美矣至人之居乃在廣莫之野空明之鄉于其得之仲尼余何足以知此

谿上草堂記

夫擇地而趨砥名礪行則繩墨之士乎哉曾史是已洸洋自恣嚴棲川觀則龍蛇之士乎哉莊列是已世儒率右曾史而左莊列目之曰天之放民其爲莊列

嗃矢者則又甲曾史而隸視之胡爲是規規乎彼其
天之僇民也要之兩者是則俱是也非則俱非也奚
必曾史之是莊列之非邪天游子自負不羈遊方之
外語之無方則合語之有方則掩耳避之嘗客谿上
而交主人亦既灑然異之矣主人嬌嬌乎其直也稜
稜乎其廉也倜倜乎其獨行也兢兢乎其重發也魁
乎其若岸也凛乎其若秋也一爲狂一爲狷宜不相
謀主人視舉世若昌被顧由由然與天游子偕若適
越而釋章甫天游子憚莊士若桎梏及其就主人也
若登車而聞鑾和不可而可不然而然於是乎忘是

非矣主人皇皇在事務緩典作省遊觀春秋始耆業已請老乃營草堂淡上逍遥以託餘年其言曰吾故倦遊今幸得謝又幸而考閒居之室吾將與天游子落之草堂去居第五十步而遥不杖可至戶西北爲徑徑廣一軌可容安車徑窮而東出爲堂堂廣不及四筵其深可容函丈堂之背南鄉爲藏書室五筵容書五車其上爲樓居視扶攕而上九萬里室南端樹花木其南爲垣垣外晝爲一方近西爲沼沼上樹美箭若嘉樹其中樹夫容東一方爲蔬畦主人茹淡於此取給此其大氐也天游子曰嘻始吾與主人交吾

竊多其有守矣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主人近之守勿
論也又十年而主人老矣更言曰吾以疾自廢凡諸
賓客之事不與焉乃令季年考槃具在與我樂此者
其惟二三大夫于是得舍于其隣舍視草堂差廣主
人自命其堂曰華黍盖將以明農事而襲豐年堂後
爲室五楹將以宿客墻東藝良田十畝脩兼草堂而
廣倍之爲期召二三大夫且爲旬日布衣之飲天游
子曰嘻始吾以槃樂而張主人猶食舊也七十而從
心所欲主人近之化勿論矣客曰竊聞曾史好脩莊
列任放士已脩則苦節已放則敗名顧用世者不病

脩而遺世者不病故亦各以其時行耳主人祀曾史而繹莊列其斯爲善始善終乎畢其全矣天游子曰固也在禮大夫稱老則休之國事則致之君家事則傳之子致則人其代之矣人豈不足君所乎即使堯舜而爲可傳猶不能必之子國雖可致家之謂何邑中二三大夫範馳驅如出一軌及其末路寧不思所稅駕哉要以孚翼不齊弓裘有待雖有餘力安得洋洋也者而樂之主人有才子四人嗣服無缺佚之以老厥有安居此非人所能爲皆天也客曰吾子誦法莊列逝將薄西極而從南溟乃今得弛負擔視主人

㐌矣退求一室三歲不成湫隘與居擁腫與役吾不知其可也又奚以御風氣而天游天游子曰嘻吾故汗漫無家其涉世者非矣乃今不爲世用吾寧折節而守常且君在吾不得而有吾身親在吾不得而有吾子其斯天帝之懸未解吾將自立于張弛之間諸大夫善其言屬司馬氏爲之記諸大夫名氏載江漸江先生傳中

水嬉記

新都什九山也水幾一焉遊者浮慕江湖輒病其山羸而水詘余家食且久校四時以爲常暑雨祁寒視

四方同矣春淫為患則南服同維時為秋萬物咸說及其杪也天地時察草木成章新都丘間相因林莽相望天風既濟時乘于喁其發若霞其錯若繡其陰若紺其陽若朱其流若黃其凝若紫五章六采莫不具陳且也三天子鄣經所謂南岷也其下源源時出為浙濫觴涼風始波潦水降矣淺則膚寸深則九淵無不可以察溪毛占水族流沙積石磑磑磷磷遇風為湍遇石為瀨望之如練如壁如瀑布如長虹即而就之直中弦平中準其聲緩者中鳴玉急者中哀絃余嘗扈上林遵太液巡海岳周游名山大川要以鉅

麗閎深則誠有之矣乃若紆錯采鏡空明小人有懷不忘故土即山之嬴猶以爲儉即水之詘無用其奢矣五年九月余從諸弟登金竺山金竺中邑而名其下則豐樂水也是日以登臨勝戴星始歸虎臣以疾失期嗛甚其兄子仲實期余就里中爲水嬉適風雨害游旬有五日乃如約豐樂水趨歙浦是爲中流浦以上不可舟僅編竹而泭耳主人具泭十有六蓋奇者半耦其半而四之耦差廣近方舟始足帳具于時屋其一若樓船以坐賓主羃其一若步幄以貯歌人其一若幔亭檐如也歌舞出焉其一庀行厨則宰夫

事奇者以其二繼樽簋其二載簫鼓爲前驅其二載諸豈子若僕夫其二介紹而傳事既余從仲嘉至徐孝廉俞山人在焉日幾中乃就筏主人暨汭者畢班前後若舟師于是鼓之以鵞鸛進居人未之前覩也聚而堵觀主人方供菊數枝焚香啜茗而已少進張觀者躡而從豈其于此乎觀禮樂哉蓋幔亭招之耳主人出歌者爲黃竹之歌歌三終觀者益集更進而就羨蔭爲越吟躡者益前不能屏主人笑曰公等亦染指耳安能饜耳目乎于是驅而進之楫並舉欻泝上游望中野羣木林林總總如濯蜀錦出西南西則

盆一倒影中流如奉員嶠西北則羣山高跱如列僊
擁羽蓋相迎靈山迤西如役羣龍劈積石其日秋陽
不厲魚鳥依人即沿石瀨躡風湍其行不枳石梁在
目觀者業已逆之水濵歌人乃廢水調作鐃歌自度
不容驅馳則舍筏而登岸乃爲朱鷺爲君馬黃爲臨
高臺爲將進酒觀者疑張樂洞庭之野固不知其所
從來比及橋濟者淖矣主人夙已聚徒五百指疏前
塗日下舂隕如萍實短墻長薄如良史槃礴所爲歌
人爲房中則以媚觀者于斯時也任耳則廢觀縱目
則奪聽即斂者不給矣日既納乃薄南阜召韓娥爲

緩聲爲淫哇者一洗之矣幔亭出二燎懸若火齊客請樂而毋連乃班澍若既乘流下歌人迭出如初頃之糵故干觀者倍昔主人脩無算爵歌人亦競新聲余節飲者十年是日釂者累百徑醉矣仲嘉謂士不得志故悲秋伯兄遠得君而適得親蓋亦自適其適矣故及秋爲樂乃今賓主相得宜盡驩故醉虎臣雅有酒過要亦觥觥者之爲茲既多主人能幸而佐客驩甚虎臣適矣故獨醒時而醉時而醒其適均也客以爲然併以授侍史

太函集卷之七十四　終